

●朱建信 著

濟南六和劫



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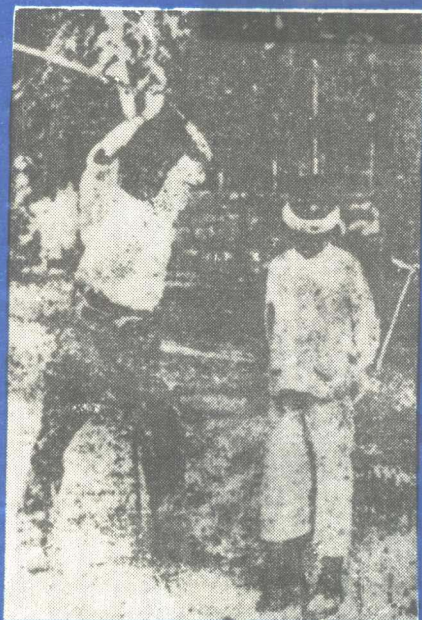
濟南一和



●朱建信 著

濟南大血劫

黄河出版社



日军在经二路劈杀济南儿童。



日军炸毁无影山火药库时的情形。

济南大血劫

朱建信 著

黄河出版社

(济南大纬二路325号)

济南印刷四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5印张 209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ISBN 7-80558-044-8

I·07 定价: 3.20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陶峙岳为纪念济南惨案题词。

1268
5122

毋忘國恥振興
中華
陶峙岳

谨将此书

献给济南惨案中

六千多名遇难者的冤魂



日军在济南各主要街道、路口构筑工事，蓄意寻衅。

目 录

泉 诉	(1)
第一章 南北大战	(5)
蒋介石徐州誓师	(5)
鏖战鲁西南	(12)
济南之变	(18)
第二章 祸起东洋	(28)
神鹤天声	(28)
军刀西指	(32)
4月20日这一天	(36)
杀星降临	(38)
血劫前的沉寂	(47)
第三章 “5·3”——大血劫的开端	(52)
蒋介石中计	(52)
杀人机器开动了	(56)
突变中的军官们	(59)
血战御辱	(65)
“不准抵抗”	(67)
违令的军人	(73)
外交部长历险	(75)
热血英豪蔡公时	(84)
大恐怖之夜	(98)
第四章 “外交官”·“侨民”·辱国者	(104)

文静的武官·····	(104)
公开的间谍·····	(106)
人道主义者的真面目·····	(108)
义勇团——别动队·····	(110)
卖国贼子·····	(114)
“日军的军需部长”·····	(119)
汉奸副官长·····	(121)
第五章 济南——东京——泰安 ·····	(125)
济南：血光中的黎明·····	(125)
东京：10点10分·····	(129)
济南：12点11分·····	(132)
东京：张群再次碰壁·····	(143)
济南：枪口下的“磋商”·····	(149)
济南：福田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	(154)
泰安：泰山作证·····	(156)
第六章 铁血军魂 ·····	(161)
朝霞似血血如霞·····	(161)
“军使”危境·····	(171)
血色黄昏·····	(176)
古城激战·····	(182)
他们被活埋了·····	(189)
新城门敢死队·····	(192)
兽兵哀鸣曲·····	(195)
劝降与“劝撤”·····	(196)
武士道的另一面·····	(201)
顺祥缎店罹难记·····	(202)
又一支敢死队·····	(205)

第七章	屠城	(211)
	入城.....	(211)
	狼狈为奸.....	(216)
	伤兵惨剧.....	(219)
	杀人标准.....	(222)
	偷盗与掠劫.....	(229)
	刺刀下的“维持会”.....	(232)
第八章	劫难中的女性	(234)
	最先罹难的女人.....	(234)
	兽性！兽性！.....	(237)
	他们还是幼女.....	(242)
	求生者殇.....	(244)
第九章	战俘血泪	(247)
	“临时战俘营”内的惨象.....	(247)
	刀刮战俘.....	(250)
	血·泪·汗.....	(252)
	集体屠杀.....	(255)
第十章	最后的匕首	(260)
	铁蹄下的胶济线.....	(260)
	“东北王”出关蒙难.....	(261)
第十一章	历史的遗憾	(268)
	“上帝”的愤怒.....	(268)
	屈辱的“革命外交”.....	(272)
	泉祭.....	(281)
后 记		(286)

泉 诉

东经 $117^{\circ}04'$ ，北纬 $36^{\circ}40'$ 的交汇点上，有一座美丽的泉水之都。远在十三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了这座城市后，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园林美丽，堪悦心目。”我国清代著名文学家刘鄂为这座城市写下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名句。在她的东郊龙山镇发现的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黑陶文化”，南郊的千佛山、四门塔、灵岩寺等等名胜古迹，无一不在向世界炫耀着她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

这就是泉城济南。

济南的泉水清澈甘美，含菌量低于国际饮用水含菌标准。相传康熙皇帝巡视南方路过济南时，饮过趵突泉水后，赞不绝口，遂封该泉为“天下第一泉”，临行时又命随从带上许多泉水，以备途中饮用。

然而，六十年前——1928年5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血劫降临济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出兵济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屠杀了六千多名无辜军民！无数妇女惨遭蹂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日军的大规模屠杀始于5月3日，故济南惨案又称“5·3”惨案。济南惨案无疑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最残无人道的一幕！

自从十多年前我从历史书上看到这个概念，便再也无法忘记了。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在济南东郊新建的甸柳庄居民小区叩开了16号楼3单元1号房门，跛着一条腿的张攀恒老人听说我是向他采访济南惨案的，这位87岁的老人慈祥的脸色陡地变了，他的眉宇紧蹙，目光倏地变得沉重起来：

“西门外那条街就是被日本人杀光烧光了哇！对了，那条街叫顺城街，光剩下一些破砖烂瓦，焦土乱石，真惨呐！水井里都填满了尸体！……日本人占领济南后，一到晚上，天还不黑，你猜怎么着，就知道关大门。老百姓叫日本人杀怕了。唉！”老人长叹一声打住，两寸多长的白胡须微微地颤抖着。我从他额上那颤动的皱纹里，看到了那段在血泊里座牢的历史。

他就是一尊活着的历史的化石。

按照济南一位前辈作家的指点，我又来到西门外的趵突泉路路基下的济南惨案纪念碑前，久久默立。这里就是当年被日军血洗一空的顺城街原址，为了不忘国耻，曾将劫后的顺城街改名为“5·3街”。如今这里已成了环城公园的一段。光洁的石几石凳，芬芳娇娆的花丛，碧清的流水，组成一处优雅恬静的游览场所。济南惨案纪念碑很不谐调地矗立在这里。这座碑与别的碑很不相同：棱锥般尖尖的碑顶，碑体削瘦细长。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竟蓦然出现了一把长长的日本军刀！我依稀听到无数冤魂聚集在这里，哭泣、悲号、惨叫、呻吟，向我哭诉着他们蒙冤遇难时的惨象。十几米以外，刚才还鲜艳若霞的月季花朵突然变成了一簇簇腥红的血团，碑下清澈的溪水里漂浮着缕缕血丝……幻觉。我的心长久地颤栗着。

把为纪念遇难者建造的碑，看成是一把日本军刀，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悖谬的形象！回到东郊蜗居，感情依然

无法抑制，便匆匆写了一首题为《五三碑》的短诗：

一半以上的济南人
不知道济南还有这样一处风景
一把东洋军刀
插在西门外趵突泉路的路基下
环城公园翡翠般的碧溪里
游动着它蛇一样的倒影

.....

六十年岁月匆匆逝去
六千多名冤魂仍在这里哭泣
顺城街那条血河早已消失
但血不是水 血不会流走
济南的每一处泉水里
都隐隐浮动著万千血丝
济南已和日本某市结为友好城市
我很赞成 不过我还是想
常来碑下默立 并很想告诉人们
济南还有这么一处风景

诗写成后，恰巧济南一位当诗歌编辑的朋友向我约稿，我即给他。朋友看后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好发。”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这种悖谬的思维谁也无法接受。然而却是我真实的艺术感受。

整整一个夏天，我骑着我的老式“永久”17，穿行在泉边柳下，大街小巷，我在寻访经历过那场大血劫的老人，寻觅历史的伤痕。西门大街、顺河街、铜元局街、启胜街、东流水、江家池街、贡院墙根街、角楼庄、大赵庄、普利门大街、经二路、经三路、经四路……一百多条街巷，当年都曾

遭受日军的炮击和屠杀！岁月已经抚平了那伙东洋野兽的齿痕，但每到一处，我的脚下都沉甸甸的，仿佛每一处都隐隐响着死者凄惨的悲号声。一条沉重的历史锁链勒在我的心上。我常常听到我的自行车轮下响着“嘎叭、嘎叭”的声响——是车轮碾过白骨的声音！又是幻觉。现实告诉我，我正行驶在平坦光洁的柏油马路上。也难怪，六千多人被屠杀（还不算负伤后又死去的），这对当时只有三四十万人口的济南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不足百人中就有一人遇难！

在经四路小纬六路、国民政府外交官蔡公时壮烈殉国处我久久地站立着，沉重地仰望着这座已成为某机关宿舍的建筑，倾听着发自历史深处的那悲惨壮烈的回声。蔡公时的被杀，无疑是国际关系史上空前绝后的善行……

整个泉城在向我哭诉！

我知道我不能不写了——为了那六千多名冤魂！

我揣着单位介绍信走进大明湖遐园内的山东省图书馆报刊资料室，来翻阅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兽性屠戮人性、野蛮践踏文明的罪证。遐园被称为济南第一庭院，建于宣统元年（1909），园内古木苍藤，茂郁葱翠，曲水虹桥，亭阁假山，曲径回廊，景致怡人。报刊资料查阅室后窗外就是济南明珠大明湖，当年这里也遭受了日军的炮火洗劫，从西北角攻城的日军将无数炮弹射进大明湖，济南这颗明珠被炸碎了。许多炮弹越过湖面，落在遐园内的山东省图书馆，一些珍贵的稀世善本在自称为“文明之国”的炮火中化为灰烬！这里记录着兽性、野蛮给人性和文明造成的灾难和悲剧。

我翻开尘封多年、散发着纸张霉味的一册册报刊资料，沿着历史的走向，进入了六十年前那段屈辱悲惨的岁月，一股血腥的气息扑面而来……

第一章

南 北 大 战

蒋介石徐州誓师

1928年4月5日。苏北重镇徐州，大同路一座庄严典雅的建筑，宽敞明亮的休息厅里，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将领刘峙、陈调元、方振武、贺耀祖、冯玉祥等陆续走进来，寒暄落座，等待着总司令蒋介石的到来。

蒋介石将在这里誓师，进行“第二次北伐”。

“蒋总司令到——”

已经落座的将领们刷地起立，原来没有坐下的也迅速调整了一下姿势立正站好。

蒋介石迈着均称的步子从容地走进来，他身着戎装，风纪扣紧扣着，一幅严整的军人仪表。“各位同志，不要这么拘谨。大家坐嘛，随便些好。”蒋介石干咳了两声，微笑着和各位将领一一握手，空气放松了些。蒋介石走到冯玉祥身边，一边伸出手，一边亲切地说：“焕章同志，你一路辛苦啦！开封方面好吗？”

“总司令辛苦！开封方面一切都好。”这位新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蒋介石是尊敬的。

“大家坐嘛！休息一会再行誓师不迟。”蒋介石环视了一下休息厅里的将领们，“熟悉的叙叙旧情，不熟悉的认识一下。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只拳头！”蒋介石说着很有寓

意地挥了一下右拳，自己先落了座。各位将领这才相继坐下，但空气并不活跃。尽管还没有正式开会誓师，总司令蒋介石又如此轻松从容，然而各位将领的心里还是紧张激动的：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蒋介石的上身微微后倾，轻轻倚在沙发椅背上，细长有神的双眼微闭着。坐在他斜对面的冯玉祥向这边轻轻扫了一眼这位四十一岁的总司令，以为他是凝神斟酌誓师词呢。这时的蒋介石心里正翻江倒海。

一年以前——1927年，也是4月，他在上海滩发动了“4·12”政变，把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投进了血海；4月18日，他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南京国民政府遂于即日成立。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7·15”政变，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右派一片谩骂之声，蒋介石名声狼藉。8月9日，武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命程潜、何健分别为东征军江右、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两岸东进。蒋介石要白崇禧部署军队回击武汉东征军，但遭到拒绝，此时桂系及一部分不满蒋介石的分子正积极谋划与武汉政府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自己也不争气，兵败徐州；8月初，蒋军在徐州以北被孙传芳击败，蒋介石指责第一军军长兼总指挥何应钦无能，于是他亲自坐镇徐州督战，结果也遭惨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处决了西翼军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引起各部将领的恐慌。何应钦寻机发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趁机“逼宫”，勾结反蒋势力，趁蒋介石嫡系部队多在徐州前线之机，将周凤岐部调到南京周围，桂系第七军以西讨武汉为名移驻南京以西，并秘

密与唐生智串通，以备相机行事。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于8月12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当晚离宁回沪，13日在上海通电下野：“……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然武汉同志等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之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尽管不情愿，但历史走到了这一步，由不得他个人了。随后他就回奉化老家去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倒霉的1927年只有一件好事，且意义深远，那就是他同宋美龄结成伉俪。虽然是在他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婚礼算不上显赫，但到现在想起来，他心里仍然甜丝丝、暖烘烘的——12月1日，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里华灯齐放，鼓乐齐鸣，高朋满座，婚礼在庄重、典雅、热烈的气氛中举行。新娘宋美龄虽然时年已经三十岁，但风姿绰约、举止萧洒、光彩照人。证婚人是蔡元培、余日章，介绍人是谭延闿、何香凝、王正廷。而真正的撮合人则是端坐在贵宾席上的孔祥熙夫妇。女神般端庄美丽的宋美龄与蒋介石并肩而坐，青春勃发的芬芳的女性气息一阵阵地扑向蒋介石，他的心里长时间激荡着一股暖流，这种感觉他已经多年没有过了。这年蒋介石正好四十岁，但他仍然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全然看不出一点下野落魄的影子。许多人望着宋氏家族这位美貌绝伦的三小姐，对她到了三十岁才出嫁，且又是嫁给了蒋介石，颇感不解。要是在四个月以前，还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自然无可厚非，可偏偏是刚被逐下历史舞台的蒋介石！甚至有人在心里猜度：是不是“老姑娘”宋美龄“饥不择食”？其实这正是他们目光短浅所致。新娘宋美龄却不这样看，她相信自己的选择。她觉得蒋介石下野是暂时的，他真正的辉煌的未来还没有开始。蒋介石对这桩婚姻

自然是再满意不过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与宋美龄的结合单纯地看成一件婚事，它的政治意义远非一桩婚姻的价值可比。后来的岁月证明，宋美龄对他后半生的生活和他在中国以及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表演起了重要作用。婚礼上，蒋介石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即兴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今日》的讲话：

“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蒋介石习惯地清了一下嗓子，继续激动地说：“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他的奉化口音和算不上精彩的致辞博得一阵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还是宋美龄有眼力，历史又给了蒋介石机会：1928年1月2日，国民政府电促他回宁赴任。这一点，他应该感谢汪精卫——1927年12月10日，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汪精卫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的议案，获得通过。这样，1月4日，刚刚度完蜜月的蒋介石便偕新娘宋美龄由上海回到南京，9日通电复职，并负责筹备二届四中全会。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召开，会议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主要议案。会议之后，蒋介石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他被迫下野5个月后复出，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2月9日，蒋介石亲赴徐州视察部队，准备北伐张作霖，统一南北。蒋介石将原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下辖刘峙、陈调元、贺耀组、方振武四个军团和一个总预备队。19日，他又一路风尘赴开封，将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后又将两湖各

军队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四个集团军，共有四十多个军，七十万人。对于蒋介石来说，1927年的窘境已经成为历史。1928年的春天，真是柳暗花明，春风得意。

“总司令，时间到了。是不是开始？”一名精干老成的副官走到正在闭目遐想的蒋介石跟前，轻声提醒道。

蒋介石从悠远的遐思中回过神，突然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正在抽烟交谈的诸路将领说：“各位同志，下面开会。”他为自己在这种场合神不守舍多少有点自责，但这也是情不自禁。他迅速清理着自己的思路，率先气宇轩昂地走进里间的会议大厅。各位将领闻声几乎同时刷地站起来，下意识地正一下帽子，摸一摸风纪扣是否扣好，随后跟着总司令步入会议大厅。

这间座北朝南的会议厅，说不上宽敞，但庄重典雅，窗户都垂着鹅黄色纱帘，极目向外望去，秀丽挺拔的云龙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会议桌呈条形摆开，上面铺着绛红色丝绒桌布，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遗像，两旁装裱精美的条幅是孙中山的遗言：右边是“革命尚未成功”，左边是“同志仍须努力”。整个会议厅给人一种极其庄严凝重的感觉。蒋介石已经端坐在主席位置——会议桌的最里端横头上，背后就是孙中山的挂像。各位将领依次坐在会议桌的两侧，仿佛有什么规定似的：靠近蒋介石的都是他的嫡系，第一集团军的刘峙、陈调元、贺耀组等，然后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领……各路将领落坐后，都情不自禁地仰望了一下孙中山像，这位伟大的先总理悠远深邃的目光也正好投向他们。这一瞬间，每个人的心里几乎都涌过一种肃穆的历史责任感，沉重而又激动。